十誦律/卷第 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九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九(第六誦之四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明雜法之四

佛在芻摩國，與五百大眾共會。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說五陰法，所謂色受想行識。時諸比丘持鉢著露地，天魔變作大牛身來向鉢。有一比丘遙見牛來向鉢，語比座比丘言：「看此大牛來向我鉢，不破我鉢耶？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此非牛，是魔所作，欲壞汝等心。」佛言：「從今房舍中應作安鉢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，從憍薩羅國共估客遊行來向舍衛國。時估客載滿車油，在道行險難處，有一估客，車破牛脚跛，是人語諸伴言：「隨力多少為我取油，莫棄於此。」諸伴言：「我等車各自滿重，若取者共汝俱失。」諸伴捨去。是一估客獨守此油，心愁不樂。諸比丘從後來，諸比丘以二事故在後：一者恐塵坌、二者惡車聲。守油人見比丘來，大歡喜作是念：「此油非是我有，今當施僧。」諸比丘來至，便語諸比丘：「集在一處，我施僧油。」時諸比丘各分取油，盛鉢中、半鉢中、鍵鎡中，盛已持去，道經市中前去。估客見諸比丘持油來，即生妬心語諸比丘言：「汝此油何處買來？何處賣去？何處下馱？

何處取利？」諸比丘聞是語心不喜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道中檐油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自恣後遊行教化。有比丘手執革屣行，佛見已知而故問：「何以手執革屣行？」答言：「我脚指間破無物可塗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畜盛蘇油囊，受一升、若半升，又更應畜覆囊物。」

佛從迦羅衛國，與諸比丘行向舍衛國。諸天神隨比丘行，作是念：「若諸比丘或能說法，我等當聽得大利益。」諸比丘行時，作戲調言語，諸天神皆瞋，呵責比丘言：「沙門釋子道路遊行，何不說法呪願，諸天神得歡喜利益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道路行時，應說法呪願，天神歡喜利益。若比丘在園中住、樹下住、或水邊住、或泉邊住、或多人處住時，諸天神多有來集，皆作是念：『諸比丘或能說法，我等聽受得大利益。』諸比丘在園中住、樹下住、水邊住、泉邊住、多人處住時，說法呪願，諸天神得歡喜利益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園中住、樹下住、水邊住、泉邊住、多人處住時，當說法呪願，天神歡喜利益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比丘向暮有賊處行。見賊已，是比丘畏賊故失衣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不得向暮賊處行，若有事緣向暮行時，以衣分著兩肩上，以繩繫腰疾過賊道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時阿羅毘無水，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井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是國中有新成僧坊，比丘掃地無棄糞物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畜糞箕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患下，數數起故大疲極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床上穿孔、床下安器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如弗迦羅沙王婆羅門，從佛乞三種禮敬：『若沙門瞿曇，見我乘象時，若手持轡、若著革屣、若斂脚時、若却頭上�larr，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沙門瞿曇。我在道行時，或竪脚、或却天冠、或却蓋，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世尊。若沙門瞿曇，見我在大眾中，大聲語時、喜笑時、或掉衣角時，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世尊。』比丘應作是三種禮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。」佛語優波離：「稱和南者，是口語。若曲身者，是名心淨。優波離！若比丘禮時，從座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右膝著地，以兩手接上座足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諸比丘於祇桓中處處剃髮，時諸天神金剛神皆瞋訶責：「此處不應作是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處處剃髮。」時多積髮，佛言：「應除棄。」除棄時比丘吐逆，佛言：「應一處作坑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施僧華鬘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用華鬘作何物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，應以鍼釘著壁上，房舍得香、施者得福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眾僧髮長，時剃髮人大懅，時有一剃髮人作比丘，是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剃髮刀剃僧髮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剃刀與僧剃髮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僧指爪長，剃髮人懅。時有剃髮人作比丘，是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截爪刀與僧截爪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刀與僧截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僧鼻毛長，時剃髮人懅。時有剃髮人作比丘，是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鑷拔僧鼻中毛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鑷拔僧鼻中毛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露地敷繩床，結跏趺坐禪，天熱睡時頭動。有一毒蛇繩床前行，見比丘頭動，蛇作是念：「或欲惱我。」即跳螫比丘額，是比丘故睡不覺，第二螫額亦復不覺，第三螫額比丘即死。諸比丘食後彼處經行，見是比丘死，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繩床脚下施支令八指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，入浴室洗時，汗入眼中便增痛，佛言：「應以泥塗額上。」時泥氣入眼眼復增劇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香和泥塗額上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如佛說：『汝目連！從今僧自說戒，我不入僧中。』諸比丘不知誰應說戒？」佛言：「應上座說；若上座不利，次第二上座；如是次第能者說。」時有說戒人處處忘，忘時默然住，佛言：「應授。」諸比丘便次第授，佛言：「不應次第授，但授忘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阿耆達婆羅門，施佛八種漿：周羅漿、牟羅漿、俱羅漿、樓伽漿、說盤提漿、頗梨沙梨漿、桃漿、蒲萄漿等，今日受明日得飲不？」佛言：「無滓，病者得飲。有滓，不聽飲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有大僧坊，是中有客比丘，初夜、中夜、後夜一一時來，見下座比丘，脫衣坐遣令起。下座答言：「住，上座不知時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若唱時、若打揵稚時，分取臥具然後敷私臥具然燈，星宿出時，禪鎮著頭上，自是已後，不應遣下座起。遣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阿羅毘上座，初夜坐禪中夜還房，還房時道中畏師子虎狼熊羆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房舍四邊應作牆，若作籬繞四邊竪柵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有新房舍，天旱久不雨，後卒雨大水漬牆壁爛壞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水竇繞，四邊應作塹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僧髮長，時剃髮人懅不得剃。有一比丘尼名提舍，先是剃髮人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剃刀與比丘尼剃髮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剃刀剃比丘尼髮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比丘尼僧爪長，剃髮人懅。有比丘尼名提舍，先是剃髮人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剪爪刀與諸比丘尼剪爪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剪爪刀與比丘尼僧剪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諸比丘尼僧鼻毛長，剃髮人懅。有一比丘尼名提舍，先是剃髮人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畜鑷與比丘尼拔鼻中毛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鑷拔諸比丘尼鼻中毛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以貝珠裩衣著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貝珠裩衣著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貝珠裩衣著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貝珠裩衣著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阿耆達婆羅門持衣施佛，佛語阿耆達：「是衣分與僧。」時分與僧，諸比丘不受，作是言：「我三衣具足，何用是衣為？」是婆羅門還到佛所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諸比丘不受我衣。」時佛持刀與阿耆達教言：「以刀割一張[疊*毛]作衣緣，一人與一段。

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長老跋提，著衲衣段段裂壞。佛見是跋提，知而故問跋提：「汝衲衣何以破壞？」答言：「我糞掃衣故，世尊！是以破壞。」佛語跋提：「若糞掃衣、若居士衣，好割截治縫，令周正別施緣。」佛自恣後人間遊行教化，有一比丘手執革屣行，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：「何以故手執革屣行？」答言：「革屣敗斷。」爾時革師懅不得治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錐刀畜皮，若能縫者隨意縫治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比丘尼僧誦戒不利，瞿曇彌比丘尼往到佛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立已，白佛言：「比丘尼僧誦戒不利，願世尊教令誦利。」佛言：「不得。何以故？若比丘尼能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。」瞿曇彌還所住處，諸比丘尼問瞿曇彌：「得教誦戒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何以故不得？」「佛言：『若比丘尼能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。』」時修目佉比丘尼，是婆羅門種出家，有大念力，白瞿曇彌言：「我能受持。」時瞿曇彌將修目佉比丘尼往到佛所。爾時世尊欲二月遊行教化，是時多有諸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與非人皆詣佛所。時二比丘尼不得聞戒，即還住處。諸比丘尼問言：「得教誦戒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何以故不得？」答言：「佛欲二月遊行，多有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與非人皆詣佛所，不得聞戒。」爾時世尊二月遊行竟，還舍衛國。即時瞿曇彌將修目佉比丘尼往到佛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比丘尼誦戒不利，願世尊教諸比丘尼。」佛言：「不得。何以故？若有比丘尼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。」瞿曇彌言：「願世尊說，是修目佉比丘尼能受持。」佛即為說，修目佉比丘尼即時受持。爾時世尊更為瞿曇彌、修目佉比丘尼，種種說法示教利喜。時佛為瞿曇彌、修目佉比丘尼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。即從座起，頭面作禮右繞而去。時佛見瞿曇彌、修目佉比丘尼右遶去不久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集僧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應誦比丘尼戒，莫令忘失。何以故？諸女人喜忘智慧散亂，我般泥洹後，諸比丘尼當從大僧問戒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阿難與大眾圍繞說法，時有上座比丘後來，起第二下座，第二下座復起第三，如是上座來時，次第起故眾亂，妨聽說法。諸長者作是念言：「此中亦無有前食後食，何用次第坐為？妨聽說法。」爾時世尊見諸長者呵責比丘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法時上座來，不應遣下座起。起者，突吉羅。若和上阿闍梨來，恭敬故自起，不得起他。若起他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三比丘中間隔三歲，得共大床坐。二人得共一繩床坐，不得三人。獨坐床上應一人坐，不應二人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長者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從座起，頭面作禮右繞而去，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先共諍，時十七群次應守僧坊，六群比丘次與迎食，不時來還，如上樹因緣說。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二比丘：一名旃陀、二名蘇陀，是二比丘共作知識。是二比丘試著他衣，如善誦中說。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放猪人失猪，有弊惡人祇洹塹邊殺猪，割肉各分持去。爾時諸比丘，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，見地猪腸，各相謂言：「汝取是煮，我入城乞食。」有煮者、有乞食者。時失猪人入祇洹求猪，見烟起至比丘邊問言：「大德！此中何所作？」答言：「煮猪腸。」是人言：「我今失猪，汝等煮腸，必殺我猪。」答言：「不殺。」問言：「何處得？」答言：「塹邊地得。」共相謂言：「是比丘不肯直首，將詣官斷。」即將詣官。時斷事人言：「大德！實殺猪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殺！我等祇洹塹邊地得是腸。」時斷事人，多信佛法能正斷事，作是言：「比丘必不殺猪，諸比丘去，從今莫復取露地猪腸。」是比丘向諸比丘說，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，佛言：「從今露地猪腸不得取。取者，突吉羅。及園中甘蔗多羅果亦如是。」

爾時有一人親里死，是人即以白[疊*毛]纏死人棄。阿難從道行，見是死人上有[疊*毛]欲往取。時死人動肩言：「莫取我[疊*毛]。」阿難即捨[疊*毛]而去。至祇洹中向諸比丘說：「我道中行，見死人上有白[疊*毛]。」時有比丘，名黑阿難，身體強壯，問：「死人在何處？」阿難言：「在某處。」是比丘即到死人上取白[疊*毛]，死人動肩語：「長老黑阿難！莫取我白[疊*毛]。」爾時黑阿難，唾是死人作是言：「餓鬼！汝從何處來貪著此衣？汝前世慳貪故，墮餓鬼中。」黑阿難即擔衣前去，鬼隨後啼逐。黑阿難持此白[疊*毛]入祇洹中，爾時守祇洹門大力善神，不聽此鬼入，即墮塹中。時黑阿難以[疊*毛]示諸比丘言：「我從彼死人邊取是[疊*毛]來。」諸比丘問言：「死人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今墮祇洹塹中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死屍未壞不得取物。取者，偷蘭遮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以鍼畫死屍身令壞取衣，有人見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云何如旃陀羅，以鍼破死屍取衣？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以鍼破死屍。畫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佛語黑阿難：「還送死屍著本處，還以白[疊*毛]覆上，當在餓鬼後行、莫在前行，當在左邊、莫在右邊，當近頭、莫近脚，莫為鬼所持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施比丘尼僧木桶，諸比丘尼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

應取用盛澡豆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尼名周那難提，面貌端正顏色清淨，以麁繫腰繩并襵兩邊著泥洹僧，令胯麁大而腰細。有估客見已語諸伴言：「看是比丘尼胯。」比丘尼聞已心不喜，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得并襵兩胯上著泥洹僧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比丘，不著襯身衣，倚新畫壁立，綵畫剝落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不著襯身衣倚畫壁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於祇洹中處處然火，如似鍛作處。諸金剛神皆瞋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污此地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處處然火。犯者，突吉羅。應一處然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於祇洹中處處洗浴，或用澡豆、或用土，以濕熱故生蟲。諸金剛神皆瞋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污此地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處處洗浴，應一處就水竇洗。」

佛在釋迦國。釋摩訶男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，頭面作禮右繞而去。到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坐處已，往到佛所白言：「時到，佛自知時。」佛與諸比丘僧入其舍，是會有肉，佛及僧次第坐竟，釋摩訶男自手行飯下肉。爾時六群比丘畜狗，疾食竟拾滿鉢骨置前舉眼高視。時釋摩訶男，循行看僧食，誰得？誰不得？誰重得？見是鉢中盛滿物，語諸比丘：「大德！此鉢是恒沙諸佛標幟，何以輕賤此鉢？汝自賤鉢，我亦不憂，但恐汝後持此不淨鉢受我食。」爾時佛見釋摩訶男呵責已，時佛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以鉢盛不淨物？從今不得以鉢盛不淨物。盛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以脚扶鉢受食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以脚扶鉢受食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以革屣頭扶鉢受食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革屣頭扶鉢受食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六群比丘與無鉢人受具戒。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喜共諍。時六群比丘次守僧坊，十七群次與迎食。時十七群比丘，從守僧坊比丘索鉢來，問：「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與汝請食。」彼比丘言：「無鉢。」問言：「汝無鉢出家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時十七群比丘作是言：「汝是大智德人，無鉢便得受具戒。」是比丘聞是語心不喜，

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無鉢人，不得與出家受具戒。若與受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難陀釋子，度一賊主出家作比丘，後入王舍城乞食。所可到家諸婦女，見是比丘來，便藏衣物作是言：「此人詐作乞食，看我衣物必欲來取。」是比丘聞是語心不喜，向諸比丘說，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度賊主出家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度賊主出家。若度者，突吉羅。若因緣欲度者，度已應令離本處去五六由旬。若知善好有德，還可將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飢餓乏食，有一比丘未滿五臘應受依止，往到親里家四五日住已，辭別欲去。親里問言：「何以故去？」答言：「我須依止故。」親里言：「大德！今飢餓世或當餓死，何用依止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飢餓時，可得日日見和上處聽住，可日日來。若日日不得來者，可至五日。若五日不得來者，布薩時應來。若布薩時不得來，乃至二由旬半，至自恣時，應來見和上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有邊聚落，爾時波斯匿王稅是邊聚落，邊聚落人即皆捨去。彼處有比丘住，不得衣食故，捨房舍去。王後有教不復稅奪，諸人聞已即還本處，諸比丘未還。爾時諸外道，從憍薩羅國來向舍衛國，經入僧坊，見是僧坊清淨莊嚴，釜鑊、甕器、盆物、坐具、臥具滿僧坊中，語諸居士：「汝此僧坊空，聽我等住者善。」答言：「隨意。」諸外道便住。有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，到是僧坊，乃見是房中清淨莊嚴，釜鑊、甕器、盆物、坐具、臥具滿是坊中。諸比丘共相謂言：「此裸形外道無田宅民戶，何由能辦如是供養？必是先比丘住處。」諸比丘語言：「汝去。」答言：「何以去？」語言：「此先是我等住處。」外道答言：「大德！此不從汝等得，汝亦不安我在此，我從居士邊得，居士遣者我等當去。」諸比丘往語居士：「此本是我等沙門住處，還使我等此中住者善。」諸居士問比丘言：「捨是僧坊去幾歲？」答言：「十歲。」諸居士問外道：「汝等此中住來幾歲？」答言：「十歲。」諸居士作是言：「是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比丘捨去已經十歲，外道住來亦經十歲，不得遣去。」諸比丘默然。以是事白王，王言：「誰言十歲捨去、十歲住中不得遣去？」時王即遣人往以拳打外道齒折遣去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兩寺相近者，應共作羯磨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，如是應作。作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處某處應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處某處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。如是白。』『大德僧聽！是某處某處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。誰諸長老忍某處某處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者默然，不忍者說。』『僧作某處某處一處受施、兩處布薩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

是二處中或一處空，是中所有衣被臥具諸物，應并著一處，後有僧來則還分取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或頭上戴物、或腰間帶物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頭上戴物、腰間帶物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難陀釋子度王軍將。爾時邊國人叛，時王撿校此將，有人答言：「出家。」「何處出家？」答言：「沙門。」「何等沙門？」答言：「釋子沙門。」王瞋言：「是比丘必當度我一切將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輒度王所識將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度王所識將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跋難陀釋子共一估客兒諍。估客兒瞋，以拳打跋難陀。時跋難陀往到斷事所言：「此估客兒打我。」問：「何以諍？」即答以上事。時斷事人即喚估客兒，來已問言：「打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打。」時斷事人便問法制：「打比丘得何罪？」答言：「依制，隨以何身分打，應斷此分。」即問估客兒言：「以何身分打？」答言：「右手。」時斷事人截其右手。時城中人聞沙門釋子言人截手，一人語二人，二人語三人，如是惡名流布滿舍衛城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言人截手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言人截手。犯者，偷蘭遮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外道，有信樂心欲得出家，往語諸比丘：「我欲出家。出家法中有何難事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有四依法：一者依著糞掃衣得出家受具足戒。」答言：「我不能著死人弊衣。」問言：「除是更有何難？」比丘言：「常依乞食得出家受具足戒。」答言：「我法乞食，更有何難？」答言：「依樹下住得出家受具足戒。」答言：「我法樹下住，更有何難？」答言：「依塵棄藥得出家受具足戒。」答言：「我不能服是藥。」聞是事不肯出家受具足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不應先說四依，應先與受具足戒竟，乃說四依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失衣鉢，有一知識比丘，餘處見是衣鉢，即捉是衣言：「此是某衣鉢，今從汝手中得。」彼言：「我買得。」問言：「買時誰見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買得者非賊，若偷取者是賊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此衣買用幾許？實買

得者，應還本直取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二月遊行，時六群比丘有知識比丘，以衣寄六群比丘去，亦如先說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五比丘問佛：「用何物染衣？」佛言：「應以根染、莖染、葉染、花染、果染、新生犢屎染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，新作僧伽藍，諸比丘無經行處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經行處。」彼土熱，經行時汗流，佛言：「應經行處種樹。」(中二十法上竟)

中二十法下

佛初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估客施酥乳糜，佛食已腹內風發。時釋提桓因見佛患風，因閻浮樹故，名閻浮提，去是樹不遠，有訶梨勒林。爾時釋提桓因取好訶梨勒來奉上佛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去閻浮樹不遠，有訶梨勒林，我取色好訶梨勒來，願佛受食，可除風病，得遊步進止。」佛默然受。爾時釋提桓因見佛受已，頭面作禮右繞而去。釋去不久，佛即服此訶梨勒，風病即除，以子擲地即生訶梨勒。樹長大生訶梨勒，熟黃色墮地遍滿。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故不噉此訶梨勒？」阿難言：「世尊制不得噉宿受食故。」佛語阿難：「先受訶梨勒已滅，此今噉無罪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諸比丘無盛衣物，佛言：「應作箱。」彼土熱故生蟲，佛言：「應以青木香那毘羅草根著衣箱中，以香故蟲不生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給孤獨居士施眾僧被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受被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僧得受，一人亦得受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著留縷頭衣、結縷頭衣、交結縷頭衣、刷縷頭衣、不作淨衣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著留縷頭衣、結縷頭衣、交結縷頭衣、刷縷頭衣。著者，突吉羅。若著不作淨衣者，波逸提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不著僧及居士留縷頭衣、結縷頭衣、交結縷頭衣、刷縷頭衣、不作淨衣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僧及居士，有留縷頭衣、結縷頭衣、交結縷頭衣、刷

縷頭衣、不作淨衣，得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阿羅漢般涅槃，諸比丘心念：「如佛所說：『身中有八萬戶蟲。』若燒身者，當殺是蟲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人死時諸蟲亦死。」諸比丘心念：「佛聽我燒阿羅漢身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燒阿羅漢身。」諸比丘心念：「佛聽我等與阿羅漢起塔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起阿羅漢塔。」諸比丘心念：「佛聽我等供養阿羅漢塔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供養阿羅漢塔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迦旃延有一估客弟子，從海中還，以貝作飽身物施迦旃延。迦旃延不受：「佛未聽我受貝飽身物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得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病比丘語看病人：「汝能好看我、愛念我，我若命終，所有物盡當與汝。」語已便終，打揵稚集僧。僧語看病人：「死比丘所有物盡持來，現前僧應分。」看病人言：「非僧物。何以故？我看病人，病人語我言：『汝能好看我、愛念我，我若命終，所有諸物盡當與汝。』是事故非僧物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無如是死當與法。若比丘命終物，現前僧應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淨施一比丘已，物主命終，即打揵稚集僧。僧遣人取死比丘衣物來時，受淨施比丘答言：「非僧物。何以故？死比丘先淨施我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此為淨故施。彼命終已，現前僧應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淨施一比丘，受施者死。時打揵稚集僧，彼比丘自持衣來與僧，作是言：「此是僧物。」僧問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我先淨施死比丘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彼受淨施人死，更應淨施餘人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淨施一比丘，受施者反戒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反戒，更淨施餘人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淨施共行弟子，弟子有不如法事，師責語言：「莫我邊住。」是弟子往到六群比丘邊住。弟子先欲悔過，以近六群比丘故，無有悔心。師往語弟子言：「汝何不悔過於我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師言：「我先淨施汝衣。」弟子言：「今當與佛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弟子被師責不聽執作，應更淨施餘人。」

佛在毘舍離國。爾時地濕，諸比丘作衣帳住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將不犯過十夜長衣耶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此衣作舍用，不犯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時井水有蟲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漉。」漉時二三人共捉，捉時不正，佛言：「應作槮漉水已，瀉蟲著井中。」井中蟲轉多，佛言：「一器盛水。漉水已以蟲瀉中，瀉中已持瀉流水中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頗有比丘在僧中受功德衣時，有不得者耶？」答言：「有。若比丘餘處安居，此處受功德衣，是名不得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頗有比丘不受功德衣，得名受耶？」答言：「有。若比丘是處安居自恣已，出界行還來入界，聞僧今日受功德衣。聞已隨喜者，得名為受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頗有比丘捨功德衣時，有不捨者耶？」佛言：「有。若比丘餘處受功德衣，此處僧捨衣，彼比丘雖在中，不名為捨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頗有比丘僧捨功德衣，彼比丘不在，得名捨耶？」答言：「有。若比丘受功德衣出界行，聞捨功德衣隨喜，是名得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住處有人施僧物，打犍稚集僧，和合分物已起。爾時六群比丘從界外來，語諸比丘：「此眾僧所有物，我當共分，諸比丘還更共分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打犍稚僧和合分物已起，界外有比丘來，欲與者與，不得強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有人施僧衣，爾時有六群比丘到僧坊中兩兩共語：「看諸比丘欲分衣時，在屏處住。彼分物已，我等當出到邊使更共分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看彼比丘已在屏處住，爾時打犍稚集僧，諸比丘共相謂言：「喚是六群比丘來，求覓所在處不得。」有人言：「是比丘多緣事，必當出行。」即和合分物已起。六群比丘便界內來言：「此應共我等分。」時六群比丘作是言：「若不信我在界內者，此中有比丘見，諸比丘更與共分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打犍稚僧分物已起，若有界內比丘來，欲與者與，不得強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，貴價火浣衣及深摩根衣，敷床上坐，起時欲破壞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敷者敷，應著者著，隨所宜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為布薩故打犍稚，說戒者言：「若不來，囑授者說。」有一比丘作是言：「某比丘清淨與欲。」問言：「彼比丘那去？」答言：「出界去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與欲者不得出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為布薩故打犍稚，說戒者言：「與欲者說。」有一比丘唱言：「某甲比丘清淨與欲。」問言：「是比丘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界外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受界外人欲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為布薩故，打犍稚集僧，說戒者言：「誰受教誡比丘尼？」答言：「迦留陀夷。」問言：「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出界行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受教誡比丘尼者，不得出界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展轉與清淨、與欲、與自恣、與除罪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展轉與清淨、與欲、與自恣、與除罪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去僧坊不遠有阿練若處，布薩時天雨，坊中僧心念：「阿練若比丘當來。」阿練若處僧復作是念：「僧坊中比丘當來。」爾時兩不相就，不得布薩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羯磨一處布薩，應如是作。作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此某堂舍應作布薩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堂舍作布薩處。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聽某堂舍作布薩處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末利夫人為聽法故，到祇洹中問諸比丘言：「此處有幾僧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數。」爾時諸比丘喚名字數，喚名字數時參錯失數，佛言：「應行籌。」夫人又問：「有幾沙彌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沙彌亦應行籌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僧布薩時，末利夫人施僧錢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受布薩錢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時諸比丘未到布薩，二日、三日便說戒布薩，比丘為布薩故來，不得布薩施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先前二日、三日說戒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言：「布薩時應布薩，為布薩比丘來，令得布施故。」爾時諸沙彌索分。答言：「汝不布薩、不作羯磨、不說戒，不入布薩故，不與分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沙彌受籌故應與分。」佛雖聽與，不知與幾許？佛言：「若沙彌在行次，檀越自手與者，應等與。若但施僧，大比丘得三分，沙彌得一分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共白衣一床坐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

不得與白衣共一床坐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共沙彌一床坐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與沙彌共床坐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共沙彌二夜宿，第三夜遣出。出時沙彌先以油塗脚，蹈地敷上油污地敷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油塗脚不得地敷上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互相誘弟子，時上座呵責言：「諸比丘不知云何得畜弟子、教化如法？如是六群比丘誘我弟子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誘他弟子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各呪誓言：「我若誘汝弟子者，作佛呪、法呪、僧呪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不得自呪、不得呪他。若自呪若呪他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以物作誓：「我若誘汝弟子者，便沒是物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以物自誓誓他。若以物自誓誓他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失衣鉢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我失衣鉢，當共作投竄。」時諸比丘各各思惟，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不得自投竄，亦不得令他投竄。若自作令他作者，突吉羅。何以故。呪與投竄一種故。」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貸白衣物，語取物者言：「至時不得者當倍責汝。」取物者怖畏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要他索倍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虎狼殺鹿選擇好肉噉，有比丘過中從此道行，見是死鹿，各相謂言：「當持歸，明日食。」即持殘鹿歸。時虎飢起求覓殘鹿，遶祇洹吼聲。佛見虎吼，佛知而故問阿難：「是虎何故吼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比丘持虎殘肉來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取虎殘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何以故？虎不斷望故。若取師子殘者無犯。何以故？師子斷望故。」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先不從比丘求聽出罪，便出他罪。是比丘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他不聽，不得說他罪、不得令他憶罪、不得遮他說戒自恣、不得遮他教誡比丘尼。遮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下座比丘，不恭敬喚上座，上座聞已心不喜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不恭敬喚上座。若不恭敬喚上座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諸比丘

不知云何喚上座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下座比丘喚上座言：『長老！』」爾時但喚長老不便，佛言：「從今喚長老某甲。如喚長老舍利弗、長老目犍連、長老阿難、長老難提、長老金毘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那羅比丘、有施羅比丘尼，二人共戲笑言語，惱亂諸比丘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所作不善，所噉食如偷盜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應與是二人作不清淨羯磨。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，共戲笑言語惱亂諸比丘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共戲笑言語惱亂諸比丘，是所噉食如偷盜。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與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作不清淨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僧與二人作不清淨羯磨竟，是二人心生悔，自見過罪四布懺悔，作是言：「我先惱亂眾僧，今生清淨心，乞捨不清淨羯磨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悔過生清淨心，應與捨不清淨羯磨。應如是作。一心和合僧，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從座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右膝著地、合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，共戲笑言語惱亂僧故，僧與我等作不清淨羯磨，所噉食如偷盜。我等今悔過生清淨心，乞捨不清淨羯磨。我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，所受食莫如偷盜，憐愍故！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僧中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，共戲笑言語惱亂僧故，與不清淨羯磨，所噉食如偷盜。是二人今自悔過生清淨心，從僧乞捨不清淨羯磨，所噉食莫如偷盜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是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捨不清淨羯磨，所噉食莫如偷盜。如是白。』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那羅比丘、施羅比丘尼捨不清淨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爾時比丘問佛：「用何等皮作革屣？」佛言：「除五種皮：師子皮、虎皮、豹皮、獺皮、猫皮。更除五種皮：象皮、馬皮、狗皮、野干皮、黑鹿皮，餘者聽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人施僧鱣魚皮革屣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著鱣魚皮革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鱣魚皮革屣。為麁故，以牛皮覆上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人施僧錯魚皮革屣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受錯魚皮革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錯魚皮革屣。以眼痛故，以牛皮覆上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施僧筋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用，作閉戶紐、開戶繩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施僧熊皮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，應著僧房戶內用拭脚入房。」佛自恣後遊行教化，有一比丘手捉革屣行，佛見已知而故問：「何以故手捉革屣行？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革屣壞我脚故。」佛言：「應以軟皮遮。」遮已行時撥地，佛言：「應後施網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有營理比丘，日日為材木、為竹入山。入山時，道中畏師子、虎狼、熊羆、多羅叉，畏不依道行。行時棘刺皂莢刺刺脚，是比丘以龍鬚草作履，道中多受泥水壞脚，佛言：「應作鞋通泥水出。」

佛在舍衛國祇梨園，有佛親里，聞同姓中有出家得佛，即白父母：「我欲往見佛。」父母作是念：「若往佛所或當出家。」爾時父母為說諸難言：「道中有師子怖、虎狼熊羆等怖。」又白父母：「我必當去。」父母知必欲去，作是言：「我今與汝別，若出家者當來至此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即往佛所，到已頭面作禮在一面立，佛與出家受戒。後辭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欲還見父母親里。」佛言：「去莫久住。」即便還家，諸親里多人，人留一日如是經久。時新雨雪墮，爾時是比丘與親里別，欲還佛所。答言：「新雨雪，云何得去？汝能著白衣韠不？」答言：「佛未聽我著白衣韠。」即時還，道中手冷脚疼眼痛，來到佛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立。諸佛常法，客比丘來，以如是語勞問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佛即以是語勞問是比丘：「忍不？足不安樂住不？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比丘言：「忍足安樂住、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。」即以如是事向佛廣說，佛知而故問：「彼土何如？」答言：「多雪。」佛言：「從今多雪國土，聽著白衣韠，為遮雪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給孤獨居士，以赤朱塗五百繩床脚，施祇洹僧。諸比丘不受言：「佛未聽我朱塗繩床脚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床清淨應受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提長者，種種莊嚴僧坊施僧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受種種莊嚴僧坊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坊清淨應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郁伽蘇跋那長者，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已，佛以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爾時郁伽長者見佛種種說法默然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請佛及僧明日食。」佛默然受。知佛默然受已，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又莊嚴五百金床、銀床、琉璃床、頗梨床，作是念：「不受一，當受一。」又辦五百金槃、銀槃、琉璃槃、頗梨槃，作是

念：「不受一，當受一。」又辦五百金鉢、銀鉢、琉璃鉢、頗梨鉢，作是念：「不受一，當受一。」明朝往白佛時到。佛著衣持鉢，與比丘僧俱入其舍，以五百金床奉佛，時佛不受。又奉銀床、琉璃床、頗梨床，佛亦不受。爾時長者除是寶床，更敷餘床以褥重覆上，佛即就坐。爾時長者以五百金槃奉佛，佛亦不受。又奉銀槃、琉璃槃、頗梨槃施佛，佛亦不受。爾時長者以五百金鉢奉佛，佛亦不受。又奉銀鉢、琉璃鉢、頗梨鉢，佛亦不受。佛言：「我先聽二種鉢：鐵鉢、瓦鉢，八種鉢不應畜。」長者即行水下食，種種豐美，佛及僧滿足收鉢已，持小床佛前坐欲聽法。佛為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竟，從座起去。